



說煩了愛

[法] 埃尔维·勒泰列 著 袁俊生 译

Assez parlé d'amour
Hervé Le Tellier



清华大学出版社

說煩了愛

[法] 埃尔维·勒泰列 著 袁俊生 译

20

重慶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烦了爱 / (法) 勒泰列著; 袁俊生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624-7768-6

I. ①说… II. ①勒… 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5925号



说烦了爱 shuo fan le ai

[法] 埃尔维·勒泰列 著

袁俊生 译

特约策划 张维

责任编辑 刘逸

装帧设计 颜禾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7.75 字数: 172千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768-6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译序

2009年秋季，法国各大书店都摆上了勒泰列的这部小说，这是他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小说一经出版，便获得文学批评界的一致好评，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实这并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小说，而是一部文学实验性作品，因为作者本人是文学团体乌力波（Oulipo）的成员，他所写的每一部小说，不论是长篇还是短篇，都是依照文学实验的手法创作的。在此我们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文学团体。乌力波是“潜在文学工场”（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的缩略词，它是由作家和数学家组成的松散的国际团体，团体创立于1960年，至今仍然活跃于法国乃至世界文坛。乌力波成员定期举办活动，聚集在一起研讨，通过对现有文学作品的剖析，挖掘出现存作品中再创造的潜在可能性，从而制定出新的规则并发掘新的技巧，使文字获得一种视觉上的美感，以便为文学寻找新的出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们为自己设定重重限制，尝试着以新的文本结构来激发创造力。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其实此书的情节并不复

杂，小说讲述了两对婚外情恋人的故事，因此主线人物比较多，而这两对恋人又相互关联：年届四十岁的精神病科医生安娜爱上了作家伊夫，而为安娜进行心理治疗的心理咨询师托马斯则把女律师露易丝拉入自己的怀抱。小说的主线围绕这两对恋人展开，精神病科女医生的丈夫斯丹及女律师的丈夫罗曼则成为小说副线的人物。小说的每一个章节或取其中某一个人的名字，或用夫妇及恋人的名字来命名，通过标题，读者就能知道作者在这一章节里讲述谁的故事。这是依照阿布哈兹骨牌游戏的结构而设计的。除了个别章节之外，每一章节都很简短，情节转换很快，又包含大量的对话，戏剧色彩多于故事描述，这也算是作者的叙事风格。

作者在搭建小说结构的过程中，有两处做得很有特色：一是作家伊夫在会堂里做主题演讲时，恰好其情妇的丈夫斯丹也受邀来聆听演讲，作者在此将一页文字拆成两个分栏，一栏是演讲人的讲稿，另一栏是斯丹的内心独白；二是作家伊夫为自己的情妇写了一本书，作者将此书全文嵌入自己的作品里，读者倒像是偷窥这对恋人秘密的看客。

通过讲述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描述了各种各样的爱情，有夫妻之间的爱情，有情人之间的爱情，有单身汉与前女友之间的爱情，此书堪称讲述爱情的万花筒。虽然从道德层面上看，婚外情是有悖于人的行为准则的，但作者并没有去抨击某个人，亦未把此人描写成凶煞恶魔，他只满足于讲述事实，进而让读者去做评判。

在人物的设定上，作者也有自己的设想：“我需要两个有知识的女性，而且她们的工作与语言有关，一个善于辩术，是一位律

师；另一个精于分析，是精神病科医生。而在男性人物方面，我希望他们的工作也与语言有关，一个是心理分析师，另一个是作家。两个被戴绿帽子的丈夫则从事科技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外科医生，另一个是语言学家。”

作为长期从事“潜在文学工场”创作的作家，这部小说依然是一部实验性文学作品，尽管读者很难从中看出端倪，按照作者的说法，他要参照阿布哈兹骨牌游戏的规则来搭建小说的结构，并以此为限定条件，为此他设立了六个主要人物，作为骨牌的游戏者，“带数字的骨牌就是我的六个主要人物，而数字为零的骨牌就是次要人物，但每次出场的次要人物均不同”。因此每一章节需要哪个人物出场，均与要打出的骨牌数字有关，这无疑增大了写作的难度。依照骨牌的游戏规则，两个互不相识的女性又要同时出场，于是作者就安排她们在商场买衣服时碰了面，从而出现在同一场景里。至于说托马斯与伊夫这两个情人，他们能同时出现在同一场景里，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几乎在同一时刻去世，在《世界报》的讣告栏里，两个人的名字刊登在同一版面上，作者还特意将报纸的影印版放在这一章节里。

作者并未将写作风格局限在传统形式上，而是将富有特色的手法嵌入到小说之中，除了前述将一页文字拆分成两栏之外，作者还把街的标牌、歌词、昆虫图片、旅行小册子（意大利文）、信件的草稿、犹太玩笑的注脚等嵌入到自己的作品里，让丰富多彩的形式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互为衬托。

本书作者系法国作家兼诗人，自1992年起投身于乌力波文学实验活动，并创作出多篇带有文学实验色彩的作品，如小说《盗

走思乡之念者》(1992)、《岩石一站立者》(1999)、《我易堕入情网》(2007)、《W 有轨电车》(2011);短篇小说《酒吧奏鸣曲》(1991)、《八月暴风雨》(1995)、《无用的百科全书》(2002)、《记忆之城》(2004)、《西斯廷小教堂》(2005);诗集《著名的负鼠》(2007)以及随笔《潜在文学工场的美学》(2006)等,其中《我易堕入情网》荣获2007年法国爱情小说大奖。作为语言学教授,他在巴黎第三大学教授新闻学,在巴黎第五大学教授编辑实践,此外还在法国文化广播电台担任一栏节目的特约嘉宾。

袁俊生

2011年10月22日于苏州

对我而言，爱情一直是最重要的事，甚至是唯一的。

——司汤达

引子

这是五个世纪以来最热的一个秋天。也许凑巧是温暖的气候在起作用，但问题并不在于此。

本书讲述了在三个月或稍长时间内发生的故事。不管是女性读者还是男性读者，凡是不想或不欲再听爱情故事的人可以合上此书。

托马斯

城市里一定要有許多大花园。花园是让年轻人的生活发生骤变，也是让他们的生活转入便捷之路或意外岔路的必备条件。当然还会让他们实现一部分潜在能力。1974年2月的一天早晨，一位青少年就走进一座花园，即卢森堡公园。他蓄着长发，戴着一条毛围巾，他名叫托马斯，托马斯·勒加尔。

托马斯是个好学生。刚满十六岁，他就开始学习高等数学，妈妈对他抱着极高的期望，他不能辜负妈妈的期望，要考上一所名校，最好能考上巴黎综合工科大学。就在2月的这天早晨，托马斯出了家门，乘坐地铁——他住在18区的巴尔贝斯，但并未在靠近学校的那一站下车。他乘四号线地铁继续前行，直到圣米歇尔站才下车，然后沿着林荫大道一直走到卢森堡公园。他朝公园中央的大水池走去，又沿着法国王后雕像群继续往前走，然后在—把铁艺花园椅子上坐下来。对这次逃课，他早就事先做好了准备。他在书包里放了好几本书。天气不算太冷。

傍晚时分，他回到父母家。他饿了，因为中午只吃了一根法

棍面包和一份水果。

第二天、第三天，以及在此后的日子里，他都来到卢森堡公园。公园变成了他的大本营。他在公园里有时还能找到流浪的伙伴，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姑娘，名叫玛依，长着一头金发，鼻子微微向上翘着，脸上还长着雀斑，她那副样子显得比他还要迷茫，每次闻到广藿香味，他都会想起她；还有一个名叫卡代尔的高个子黑人，三十来岁，靠在地铁里弹吉他来维持生活。碰到下雨的时候，托马斯就待在一个亭子里避雨，再不然就到马勒布朗什咖啡馆里暖暖身子，咖啡馆里烟雾腾腾的，但他很快就和路易大帝中学的学生们混熟了，这些学生正准备考取高等师范文科学院。他和学生们一起讨论政治和文学，就普鲁斯特、阿尔都塞¹、托洛茨基以及巴特等人的作品与他们激烈地争吵，他言辞激烈，讲得慷慨激昂，其实他对这些作品并不十分熟悉。后来，当他真正拜读这些名家的作品时，对自己当时说的那些蠢话感到脸红，对自己招摇撞骗却未受处罚而感到震惊。

很快就到3月份了，接着又进入4月。托马斯将自己放弃学业的想法告诉老师们。当然，他肯定还得蒙骗自己的父母。他发现编瞎话真是太容易了，甚至感到很刺激，而且还发现自己的确很会编瞎话。你身上怎么有抽过烟的臭味？课后做作业时，我和那些靠吸烟缓解压力的人吵起来了。你怎么总是没钱吃午饭呢？现在食堂要用现金结算，我甚至怀疑食堂总管有渎职行为。大概

1 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法国著名哲学家，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流行的结构主义思潮的重要参与者。——译者注(下同)

是出于疏忽吧，他竟然提前回家了。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咳，氧化还原实验做失败了——“说来你们都不会相信”，化学老师被烧伤了。以前他很少谈起自己的学习，但自从逃学以来，这方面的话反而多了起来。

5月的一天傍晚，刚刚回到家里，托马斯又在为当天逃课编瞎话。父亲一声不响地盯着他。突然，母亲大发雷霆。他们已经知道了。高中预科班给家里打来电话，有一本书他还没有还给图书馆，尽管他已经逃学三个月了。接着就是争吵、发火，最终闹得不欢而散。托马斯以后再也考不进名校了。他离开自己家，躲到一个朋友家里。他靠打工养活自己，那时就业机会很多，找个打工的活儿还是容易的，同时他继续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把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又延长了十年。5月的一天早晨，警察局的一个电话把他猛然从青少年时期弹了出去，他爱着一个名叫皮埃特的女人，她因患抑郁症而住院治疗，前不久刚获准出院，但她却卧轨自杀了。托马斯前后忙活了三天，办理各种行政手续，安排殡葬仪式，最终给女友下葬了。盖棺完事之后，他回到家中。直到一个星期之后，他才走出家门，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卷曲的黑发也理得短短的，就像剃了个光头似的。他又开始学习，学习自己的专业。

就在本故事开始的时候，钉在蒙热街28号门口的一块铜匾总结了他的历程，而蒙热街就在卢森堡公园附近。

托马斯·勒加尔医生
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
巴黎精神病院前住院医师

这块铜匾给他描绘出一副极为专业的形象，但不管怎么说，托马斯·勒加尔如今确实很专业。

在这栋楼的五层，楼梯左侧是一间三居室，现已改造成心理分析诊疗所。托马斯把居室的厨房保留下来，厨房装修得很现代化，也很宽敞。他有时就在厨房里吃一份炸春卷，是在一家中餐外卖店订购的。玄关左边这间居室已改成候诊室，地板擦得锃亮，还摆了两个低矮的沙发，一张矮茶几，看上去有点英式酒吧的意境，窗户没有挂窗帘，从窗口可以看到外面的街景。每一次诊疗用时三十分钟，中间隔一个小时，这样病人就不会互相碰面。一周固定有那么几天，托马斯就在起居室里为病人诊疗，因为把木制百叶窗放下来时，不但遮住了外面的光线，还挡住了天色以及院子里的梧桐树。门上还装了黑色绒布软垫，室内的声音也就变得更柔和了，橄榄绿的皮沙发给人舒适的感觉。挂在墙上的几张非洲怪状人面木雕和葛地注视着这间诊室，宛如复活节岛上的“默艾”巨石雕像，雕像背对大海，保护着复活节岛。在路易-菲利普式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劳伦斯·史蒂文¹的工业

1 劳伦斯·史蒂文（1887—1976）：英国画家，以画英国北部工业城镇生活场景著称。

场景画，整幅画透出蓝灰色调。在对面的一堵墙上，挂着一幅布拉姆·凡·威尔德¹的画，画幅很小，色彩灰暗，是画家与马蒂斯交好时期创作的作品，是这里唯一一件有价值的艺术品。托马斯是在德鲁奥拍卖行里购得的，大概他的出价太高了——也许只有出大价钱，艺术才有价值，其实他是就为了不再到拍卖行里去收购艺术品。

托马斯的这个空间夸张地模仿心理分析师的诊疗室，他对此知道得很清楚。尽管如此，他并没有给病人摆上西非多贡人的木雕像以及原始拜物雕像。其实这种装饰所表达的意义并不重要，但托马斯对此却极为在意。

紧贴着最里边的那堵墙还摆放着一排高大的书架，文学常常在此与心理分析发生摩擦。乔伊斯的书旁放着皮埃尔·卡恩²的著作，米歇尔·莱里斯³的书则夹在拉康⁴的著作当中，格诺⁵的一本书（胡乱地扔在书架上，对书来说倒是好兆头）紧挨着德勒兹⁶的著作。格诺去世时，托马斯还不到十五岁。你要是觉得还不错，不错，不错，那么日子，爱的日子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很久以来，

1 布拉姆·凡·威尔德（1896—1981）：荷兰画家，画作带有抽象派色彩。

2 皮埃尔·卡恩（1939—2006）：法国心理学家，早年曾在中学教哲学，后成为心理分析师。

3 米歇尔·莱里斯（1901—1990）：法国作家、人种学家兼艺术批评家。

4 雅克·拉康（1901—1981）：法国最著名的精神病科医生兼心理分析师，法国心理分析流派的创始人。

5 雷蒙·格诺（1903—1976）：法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学团体的创始人之一。

6 吉尔·德勒兹（1925—1995）：法国哲学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撰写了多篇颇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对法国的哲学、文学、电影、绘画都有一定的影响。

托马斯·勒加尔对此早已失去信心。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卷曲的头发越来越呈灰白色，前额的头发也越来越少，脸庞已发胖，变得有点肥大，已进入不惑之年的中年人正逐渐变成花甲老人，他料想到以后还有更糟糕的事等着他呢。

壁炉上挂着半月形挂钟，挂钟的时针指向9点钟。托马斯没有启动挂钟的报时系统，以便由自己来掌控诊疗的时限。他坐在扶手椅上，耐心地等待着。他看了一会儿前一天的《世界报》，又把几份文件整理了一下。第一个约诊的人已经迟到了。安娜·斯坦总是迟到。迟到两三分钟、十来分钟，有时甚至迟到一刻钟，而且她总能找到好的借口：保姆来晚了，街上堵车了，找不到停车位。托马斯曾提议给她改时间，但她不愿意。也许她是想招人喜欢吧。托马斯对俗语所表达的智慧还是很信服的。

安娜·斯坦，十二年的心理分析已接近尾声。在最初几年当中，和许多人一样，安娜只是在讲述。她把自己的生活讲述一遍，当挖掘完所有的记忆时，她便搜肠刮肚，不放过记忆当中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但她还是感觉自己像一条枯竭的河流，什么也挖掘不出来了，整个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样持续了一年时间，甚至一年多时间。她承认自己难以为继，进而大发雷霆，猛然抛出一句：“可您还让我说什么呢？”就在这时，她又能重新开始谈论自己，而且不假思索地谈论自己，依照弗洛伊德的方式，把“脑中闪过的念头”讲出来，但她并未尝试着去编一个故事，去编造一种叙事的必然结果。从那时起，安娜每次诊疗都很配合，因为她发现了其中的内在联系，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她的病情有好转。

前一天，在诊疗就要结束时，她突然冒出一句：“我认识了一